



察察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思所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曲终群不散

几年前,微信开始流行,便喜欢上这平台。不仅信息量大,和朋友交往互动方便,还可以随时记录看到想到做到的,编辑文字图片发到朋友圈,很有点不矜持的卖弄。

然后有了各种微信群。大大小小,小到仅三人、最重要、被置顶家庭群;大到抵满500人上线的学习工作群,中间还有人数不等、功能各异、五花八门的群。

微信群没有分类标准,我简单分为三类:家人群、朋友群和工作群。分类之中有交叉,家人、朋友、同事身份时常会重叠,有时新入一群,总会发现几位熟悉的头像。

同一性质的群,一般又分出几个小群,比如单位群,又分医生、护士、科室、工会、党员等等一系列分工明确的群,方便工作的开展,好比子集、并集、交集等多种形式存在。一些关系好的同事,还会因为某种目的,再组建小规模群的。一般群越小,关系越紧密。

以群存在的时间,还可以分为临时群和长期群。临时群是参加一次活动,临时建群,活动结束后解散,比如一次旅行。长期群,一种是家人朋友,基本上是终身;一种是因为某项任务或工作,需要资源信息及传递组建的群,期限长短视任务完成情况而定,比如你加入一个学习群,学期结束退出,或者工作变动,退出原公司群。

今天,赵医生不在这里分析微信群的成分和作用,只想写写一个特殊的群。这个群成员的身份最为多样化,女性偏多,基本上是陌生人,一旦入群,却立即无障碍交流,话题很多不会冷场,对大多数事情能产生共鸣,迅速达成共识采取行动。

有朋友已经猜到我说的是什么群了,是滴,家长群:一帮为了熊孩子学习和吃喝拉撒操碎心的爸爸妈妈们。学校的伙食差了、教室空调坏了、换班主任了、开运动会了……大大小小的事情,妈妈们唱主角,爸爸沉默少言,但男人一说话往往有份量。

我要写的是儿子成都室外高中家长群。必须要谢谢这个群,是因为赵医生开始写作,在这个群里得到了最多的支持。一个大群,总是有人潜水,有人冒泡,有人唱主角,孩子成绩不出色,爸妈底气就不足,赵医生心态不好,看别人欢论,总有些酸葡萄心理,于是很少冒泡,直到那一天。

儿子高二那年的国庆节,其乐融融的假期。7号小子返校,爹妈叮嘱万千:不玩手机,专心学习,打好基础,备战高考。小子答应得爽快:遵守校规,不带智能手机到学校。看到儿子懂事,为娘甚是欣慰,和他依依惜别、泪沾衣襟,先一步出门返回达州。

还没进家门,老师的短信便进了手机,称儿子又带智能手机到教室。当时那个气

啊,怒火腾腾燃烧,心里把臭小子骂一万遍,怎么这么不知轻重,不为前途努力,更气人的是辜负我们的信任,君子无信不立,对于一心要把儿子培养成君子的赵医生,觉得道德问题超过能力。

老公推波助澜,立马订了第二天中午的火车票,计划在儿子下晚课后,现场戳穿他的谎言。于是,不辞辛苦8号中午又请假到了成都,晚上9:30,等在学校大门口,第一次高中等他放学,才发现有那么多的家长接孩子。

想看看儿子会不会有其他行为,便一路跟踪,小子步伐很大,急匆匆地进超市买了吃食,便往家里赶,跟在他身后须得一路小跑,心里既生气又庆幸,至少没有进网吧。

当我神兵天降出现在儿子眼前,并没有看到小子谎言被揭露的惊惶。他叹气:好多学生都带了手机的,莫这么紧张。并反问:你们那时候光学习不玩吗?想起在被窝里打电筒看《窗外》,课堂上被老师收缴《射雕英雄传》,我一时无语。

当时感叹和儿子戏剧般的交锋,决定要把这些记录下来,那一年开始了写作。没有专业的写作技巧,没有洞悉世事的深邃思想,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只是把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,素描一样地写出来,当然儿子是我着笔的重点。

所有的文字总会有人喜欢,只是没想到,给我最多支持的是儿子读高中时的家长群。沿路写儿子长大的过程,写我们对他的希望,对他的思念,写我们和他的争吵妥协,写他参加高考、高考结束。写着写着,我在群里冒泡的时间多了,变成了活跃分子。

其实,所有的孩子都有共性,所有的家长都望子成龙。这个群里,是同一年龄段的成年人,生活的年代背景相似,看严酷的高考经历在下一辈重演,于是忧患焦虑超过孩子,看我的文章,便有了原来都是如此的感同身受。

这个群给我最大的支持,是不惧我文字的粗浅,邀请我为孩子们的成人礼写诗。当我忐忑交卷时,他们请人修改后采用了,于是我有了第一次写诗的经历。

赵医生在这个群里收获的不只是鼓励和支持,还有好些个共同爱好的朋友,年级和班级群里的几位妈妈看我自诩麻将高手,在我假期到成都时,邀我进行友谊赛,结果证实了一个成语——名不虚传。

儿子高中毕业,孩子们的高中家长群,没有因为任务结束而解散,反而互动更加紧密,派生出诸如室外大学群、麻麻妈妈群,大有曲终群不散的架势,要将这届孩子们陪伴到老。

从刘玉英回来后,他一直暗暗跟踪有福,结果他不仅没有看见有福,而且发现有福的屋门常常紧锁。

贱狗得到消息,弓着一张背,蹒跚着腿,去了有福家。他摸了摸锈迹斑斑的铁锁,围着屋子转着圈。“有福,有福!”他掀动着屋后杂乱的柴堆。“有福,有福!”他吃力地舞着粪瓢在茅坑里搅。他去了王家大院,翻遍了每一堆柴禾,搅翻了每一个茅坑,依然不见有福的影子。贱狗不甘心,去了松树坪,去了大崖上。贱狗找累了,便坐下来歇歇,然后对着悬崖,对着深谷,一阵猛喊。

“有福——有福——”

回答他的,只有呼呼的风声,和淙淙的水流声。

有人说有福在县城背着一个大筐,在垃圾堆里翻找垃圾,也有人说有福在县城将双脚绑在木板上,推着木板,沿街乞讨。

只有贱狗不信,他依旧弓着一张背,蹒跚着腿,到处寻找。

刘玉英劝了几次,贱狗就是不听,便不再劝了。她收拾好行李,说是回娘家看看。贱狗左等右等,不见女人回来,便丢

些营养品,赶一天山路,到大路煤矿。有福本就家徒四壁,变卖了两次,再也找不出像样的东西,只好偷偷跑医院。

在忙碌之中,一年很快过去了。这天黄昏,有福和贱狗正围在桌边吃饭,刘玉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门边。“玉英!你回来了!”贱狗见了女人,扔下碗筷弓着背,鸭似地迈着双腿,喜滋滋地跑过去。“玉英,你进来呀!你进来呀!”贱狗见女人立在门边不动,热情地招着手。刘玉英不响地走进屋,有福已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饭菜,递了过来,女人望了一眼有福,接过碗。

三人吃完饭都闷在桌边,贱狗起身收拾好碗筷去了房屋,他抱了棉被,颤巍巍地去了偏厦,跟着木门咯吱一响,合上了。有福和刘玉英同时一颤,抬起头,有福的眼光刚一碰上女人的眼光,又很快低下了。

“玉英,你累了,早点休息吧。”有福突然站起身,向门外走,女人一愣,男人的背影就像一根粗线,逐渐变细变短,终于什么也没有。

最先发现有福不在家的是对眼。自

下“有福”,去了老丈人家。老丈人却告诉她,女儿根本没回娘家,贱狗杵在那里。

贱狗是在回家的大路上,碰上桃桃的。他没想到,几个月不见,这个泼辣能干的女人,竟变得如此怪异,一张漂亮的圆脸,已经歪斜,锅烟墨似的黑斑,这儿一块,那儿一团;一头秀丽的长发,结成了一根根粗细不均的细绳,上面沾满了鸡毛、草屑;破损的大红衣服,胡乱地披挂在身上,破烂处,甚至可以窥到下垂的乳房……

“桃桃!”贱狗几乎是带着哭腔叫了声。“哈哈,万富,你躲在这儿。快跟我回去,快跟我回去……”贱狗还没回过神来,桃桃已经跑了过来,吓得他连滚带爬。

贱狗病倒了,病好之后。他买了一头公猪,一天走村串巷,去陈家大院,下汤家嘴……事情忙完,他开始打听有福,打听自己的女人。村里人不再关注疯女人桃桃,他们围住贱狗,听他讲,很专心,末了便是笑,贱狗也不恼,说声我找别人问去,便又牵着猪,蹒跚着腿,晃动在弯曲的山路上,见了疯女人桃桃,便远远地躲开。

(完)



连载



王有庆在医院躺了几个月,回到罐子村,却落下了终生残疾,支书职务也被免了。他终日把自己关在屋里,落落寡合,人很快老起来。

刘玉英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一年,送往邻县的大路煤矿劳改。

贱狗在有福的照料下,已能下地拄着木棒行走,背却像一支弓。只可累坏了有福,他一边忙农活,一边照顾贱狗,趁着农闲,还要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了,买一